

“小联合国”女秘书长

李 动



4.对方一脸惊讶

陈晶解释说:“中国的文化与你们英国不同,我们中国的警察可以作为朋友一样的随便上门,一回生,二回熟,通过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。”查理耸肩,双手一摊地表示:“在英国工作是工作,休闲是休闲,穿上制服就是工作。听你解释后,入乡随俗,到了中国我可以接受中国的文化,你现在已是我的朋友,很欢迎你有空来坐坐。”

更令陈晶纳闷的是,有的老外对上门的警察会感到惊讶好奇。有天上上午,陈晶来到4号楼15楼按了门铃,开门的丹麦人安德森见是警察,一脸的惊讶:“我犯了什么法没有?”陈晶解释说:“在中国,不一定非要犯法了警察才上门,我是这里的社区警察,了解一下情况。”对方明白后感到更是惊讶,告诉陈晶:“在我们丹麦警察是不随便上门的,只有犯了法才上门的。你们中国的警察挺有意思,没有违法也上门。我跑了这么多国家,发现你们中国的警察是最烦人的。”

他说罢围着陈晶转了一圈,又好奇地问:“我们丹麦的警察都是腰上别着手枪,威风凛凛的样子,你怎么腰上没有手枪?”陈晶解释说:“中国破案子的刑警才带枪,社区警察是不带枪的。”安德森又问:“那你遇到坏蛋怎么办?你会中国功夫吗?”陈晶解释说:“在警校里学过擒拿格斗,会一点,对付一般的坏蛋没问题。”安德森与陈晶聊了一会儿,见她满脸笑容,便告诉她:“我们那里的警察整天脸上没有笑容,你却满面春风,挺和蔼可亲的,我与你照张相,回去给朋友看看。今天晚上我与妈妈通电话时也将告诉你,我没有什么事却与中国的警察聊天了。”

陈晶发现安德森喜欢中国的艺术,房间里放了许多仿制的中国艺术品,有洛阳的唐三彩马、西安的黑陶兵马俑、古色古香的青铜器,还有古拙的瓷器,甚至连墙上也挂了八卦图,陈晶与他聊起了西安、开封、北京等城市,没想到他对中国的历史如此感兴趣。不过,陈

晶上门前也做了功课,对丹麦的美人鱼的典故和安徒生的童话也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,对方也惊讶中国警察的知识丰富,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在安德森的要求下,陈晶与他合了影。临别,他还做了个敬礼的手势。

当然,有的老外惊讶之余表示欢迎,也有

的老外却拒绝让你进门。那天早晨,陈晶敲开一户日本人租赁的房门,对方问:“我什么地方做错了?”陈晶下意识地跨步进门,对方用手挡住门,做了个“stop”的动作,陈晶一愣,操着英语礼貌地问:“I am a Chinese police. May I come in?”(我是中国警察,可以进来吗?)没想到这位矮胖谢顶的日本人却斩钉截铁地说:“No!”

陈晶颇为尴尬,没想到对方会拒绝自己进去,这在原来的小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

陈晶只能站在门外,客气地说:“请出示一下你的护照。”日本人反问道:“为什么要看?我犯法了吗?”陈晶耐心地解释说:“因为你生活在这里,按照中国的法律,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,都应该到住地所在的派出所去登记。一是为了了解情况,二也是为了住户的安全。”

陈晶解释了10分钟,日本人才理解,他进屋取来自己的护照,一言不发地交给她,陈晶一看住户没有到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,便提醒对方:“小田大平先生,你来了两个星期了,按照规定必须在一周内及时来登记,请你抓紧来派出所办理。”

小田知道中国的法律后倒是很认真,下午请了假来到派出所,陈晶按照有关规定,对其罚款200元。小田感到有点冤枉,问道:“我过去住在别的地方都没事,这里为什么有问题?”陈晶解释说:“那是因为别的地方没有查到你,你在这里被发现了,所以就按照法律规定办事。”小田又问:“因为我不知情,可否少罚一点?”陈晶解释说:“我是按照法律规定处罚的,不是自己随意定的。罚款不是目的,主要是为了强化入境人员的法律意识。”

小田明白中国的法律后,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处罚。小田临别时对陈晶建议道:“现在外国大多数城市的警察局都是电脑办公,迅速高效。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,也应该配电脑办公,提高效率。”

15.无可奈何花落去

钟雨清脑子里乱哄哄的,一直想着下班后怎么处理汪小琼的事。看来,一场风暴是难免了。他很想大闹一番,把社会上种种议论跟汪小琼摊一摊,后来一想,也没这必要了,一是她跟李子栋已发展到那步田地,再吵又怎么样;二来自己也有暗伤,还有什么脸面再说这事。与其吵翻天,不如静下心来好好谈谈,能过的话就过下去,不能过的话分手走人就是。

回家已是天黑,钟雨清推开门,房间是黑的,灶台是凉的,他就悲哀地想,这个家气数早已尽了!他有气无力地坐下,随手拉亮台灯,发现桌上有封信,上面写着:

雨清:一切你都看到了,我不想多说什么了。我跟李已有多

年。当获悉他要进大院,我就想这事要穿帮,但没想到这么快。李是我理想中的人,他要跟我成家,你就高抬贵手放了我吧。我觉得受伤害最大的,是我们的儿子。如果你舍不得儿子,就让他跟你一道生活;不然,就让他跟我一道生活,我会很好培养他。这里的一切我都会留给你。

你不要再来找我,也找不到我。李有6处房产,我将住到他在江海市的一处公寓里去。如果你同意,我们就约个时间把手续办了吧。恨我、诅咒我吧。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

汪小琼 即日

钟雨清看完信,心是出奇的平静。发现自己不仅不恨汪小琼,甚至对李子栋也恨不起来;这个家的离散,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人。他目光一次次落在那信上,过去的岁月浮上心头,泪水还是模糊了他的视线……

苏永勤一心想看好戏,没想到李子栋回办公室,魏部长并没怎么批评,便有点失望。李子栋则怀疑“批示沉没”是苏永勤做的手脚,当即发难,把最吃重的书记讲话稿起草任务派给了苏永勤,县长讲话稿则让钟雨清和乔寄虹写。苏永勤眼珠一转,说:“书记讲话稿我来起草没问题,不过,小钟小乔手里有调研任务,县长稿子还是该你亲自执笔吧。”

苏永勤摸准了李子栋的软肋——不会写文章,他要让新科长当众服软。不料李子栋强硬回应道:“我当领导这么多年了,从来是只

动嘴皮子不动笔杆子,你不要多说了,按我说的办吧!”苏永勤只得自认晦气,赶紧去招待所借房,躲在那里埋头写稿。

这县长讲话稿说是两人起草,其实钟雨清一肩就承担了。他手里写着,心里却想着要跟乔寄虹说说这些天的事,甚至还想问她:我们两人以后有没有结合的可能……这话即将说出口,又被他拼命憋住了。他想,跟乔寄虹在一起,是眼下生活中唯一的亮色了。他不能失去这仅有的亮色。他俩虽然早就认识,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不了解她是怎么走过来的,她跟颜光亮的婚姻又有怎样的起伏……感情上的事,眼下还是不提为好;两人就这样来往着,岂不是挺好?只要她能容忍,他也能容忍;有朝一日水到渠成,生米煮成熟饭,那时再作计议也不迟……

党代会开幕日子迫近了,苏永勤和钟雨清不敢怠慢,日夜都在赶稿。苏永勤手脚慢,写个提纲就要折腾大半天功夫;钟雨清却是快手,两天不到就写了万把字。苏永勤不肯吃亏,人在招待所住着,竟还把老婆叫来,三餐都吃喝在餐厅,晚上老婆洗完热水澡才走,舒服得竟叫苏永勤再写几篇讲话稿。钟雨清人在办公室写稿子,心里却一直晃着乔寄虹的影子,每写完一个章节,就要跟乔寄虹聊闲篇。终于到了那一天,两人把稿子都写完了,先后利用大院的局域网,把稿子传给了李子栋。

下班时,李子栋截住三个部下,说:“今天该交稿了,你们的稿子呢?”苏永勤说:“早给你了,你没看啊?”钟雨清也大声说:“我们也交了。”李子栋在桌上一阵乱翻,说:“没看见啊,哪有你们的稿子?”钟雨清说:“你打开电脑看看,我和苏老师都把稿子发你网上了。”李子栋眼神空空的,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。乔寄虹这时才看出名堂,说:“李科长,不会是你不懂电脑吧?”李子栋看着她,似乎还没回过神来。

苏永勤毕竟是老同志,看着手表对乔寄虹说:“糟糕,时间来不及了,我们赶紧把稿子打印出来吧。”接着又朝李子栋瞟一眼,笑着说:“李科长,你没有金刚钻,揽不了瓷器活啊。”

雪从一九七零年下起

彭瑞高



最上海

新民晚报, 日发行量103万份, 家庭订阅80万份, 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%

新民晚报



第一大报 上海符号